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平顺县志

长治市平顺县卷(续)

主编 申树森



平顺县三晋文化研究会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老名刻大全

●长治市平顺县卷(续)

主编 申树森



平顺县三晋文化研究会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平顺县卷》(续)编纂委员会

主任:吴小华

常务副主任:秦军

副主任:申庆斌 刘沁梅 王丙旗 杨红梅 刘俊英

主编:申树森

副主编:王旭明 宋文强 张苏平 宋惠群

编 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旭明 牛玉环 石建梅 申松珍 申鹏

宇文万军 宋文强 宋惠群 宋丽娟 张苏平

张向平 张彦彬 郎利平 魏薇

凡例

一、“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二、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铭和墓志,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三、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四、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名称”(全称)、“简介”、录文(全文)。另附照片或拓片。

五、凡属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六、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七、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八、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627)。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不加“公元”和“年”字。1912年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九、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以“厘米”为单位。如长(或高)120、宽60、厚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

十、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1957年汉字简化之后,有的碑繁简混用,录文尽量保持原貌,以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录文横排,原则上根据文意分段,不易分段的,可以连排。编者所加文字,用楷体字,并加圆括号,以与正文宋体字区别。如“(碑阳)”、“(碑阴)”等。

十一、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及不当之处等,保持原貌,不作甄别、注释和括注。

十二、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下阙”表示。

序

市委常委、中共平顺县委书记 吴小华
平顺县人民政府县长 秦军

平顺，居太行之地，临浊漳河畔，山河秀美，人文荟萃，自然景观遍布全县，灿烂文化风光无限。历史沿革，沧桑巨变，嘉靖设县，四百余年。漫步平顺，15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龙门寺、淳化寺、大云院、金灯寺、天台庵……一处处国保文物遍布全县，占据上党半壁江山。感受平顺，一座座庙宇，一个个寺院，一幢幢殿阁，一道道古墙，一通通石碑，一面面碣刻，展现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博大精深，积淀着浩浩历史长河的岁月印痕。特别是这一段段金石铭刻，记载了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活动和理想信念。“托坚贞之石质，昭永垂于后世”，它是平顺文化的载体之一，是石头上书写的平顺文化。

近年来，文化软实力的提法日渐被公众所熟知。所谓的文化软实力倘若具体到一地一域来看，便是这个区域的人群对这块土地的历史了解与否，对其曾有过的文化是否拥有一种普遍的认知。只有让一个地域里的大多数人拥有较为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对所生活的地域有一种归属感和亲切感，一个地域才或可奢谈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也才能形成向心力和竞争力。大言之，本地域之历史遗留、文化传统才能得以鲜活，并不与他处雷同，进而代代传承。

众所周知，石刻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如《墨子》中就有“古者圣王……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的记述。古代石刻品种繁多，有碑刻、墓志、摩崖、塔铭、题记、石经、石帖、造像、画像等，且分布地域广阔，内容形式丰富。作为文献载体之一，古代石刻具有记事、纪功、颂德、褒奖、警策、训谕、惩戒、纪念、抒情等多种功能及多方面的独特价值，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政治、军事、法制、吏治、文字、语言、宗教、民俗风情、文学、经济、科技、建筑、中外交流、名胜古迹、灾异、天文、科技等无所不包。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古代石刻，与简帛文献、纸本文献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三大主干。其之所以珍贵，首先在于它所记录、表现出来的内容，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再就是在于它能清晰地、完整地、准确地、生动地、真实地再现古代书法艺术的神韵，具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因此，对石刻的保护是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一环。学习、鉴赏石刻及拓片，揭示其内涵和价值，为当代社会服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只有保护它、研究它、学习它、展示它，才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

平顺建县以来400多年的历史，并没有全部记载于史书中；悠久的文化，也没有全部积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恰恰是石刻保存和丰富了平顺的历史文化，成为极其珍贵的历史档案，为研究平顺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历史、人文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平顺石刻，品种十分丰富，历史沿革绵长，大致可分为刻石、碑碣、墓志、塔铭、刻经、界至、桥柱以及诗文等，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及民国，直至新中国诞生，可以说代有佳刻；石刻的文体有大小篆、隶书、魏书、楷书、草书、行书及民间一些创意字等；其内容大多是农业丰歉、社会治乱、宗庙立主、世族谱系、掘井开路、立界买地、社规民约、游览题名等。

然而，石刻虽坚，但也难逃风化、失窃、毁坏之厄运。如今平顺石刻除部分保存较好以外，相当一部分或因遭遇兵燹，或因一些政治因素人为毁坏，或因火灾、地震之天祸，或因盗贼偷窃；或矗立于乡间小庙，或仰卧于荒烟蔓草，或散落民间挪作它用，石刻原石破坏严重，漫漶剥蚀日趋严重。即使原有的一些旧拓片也因“文革”中破“四旧”时烧毁失散，还有的当废纸卖掉，有的当糊墙纸贴墙。因此，挽瑰宝于危然，拯文化于岿然，传文明于欣然，是县委、县政府之责，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需。平顺县三晋文化研究会根据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安排，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于2013年编纂出版了《三晋石刻大全·平顺县卷》，收集碑刻270余通。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好事，也是传承中华文明、弘扬平顺

历史文化的精品之作。该书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同时也收到了一些意见反馈,其中反映遗漏并提供线索的最为集中,加之又有一些新发现的碑刻,还有一部分原来无法拓印现在具备了拓印条件的碑刻,总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为了把好事办好,不留遗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人员克服种种困难,以近年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为依据,结合收集到的线索,编制了目录和路线图,利用星期天、节假日进行下乡拓印;同时,把庙宇和古民居中的楹联也进行了拓印,作为附录收入了本书。她浸透着我县一批热心于文化事业发展的同志们的心血和汗水。

本册《三晋石刻大全·平顺县卷》(续)所收录的上自唐代,下迄民国的260余通石刻铭文,年代清晰,内容完整,既记载历史事件,又涉及自然景观;既记载民俗民风,又涉及时代演变。她是平顺历史的浓缩、平顺民俗的见证、平顺文化的凝结,为研究平顺历史文化提供了充分的史料和有力的论证。

保护石刻,不局限于收集成书,这只是其中的一环,我们可以拓展延伸。比如,我县的文物旅游部门可以开设展馆,精心选择一批价值较大、书法水平较高、制作精美的石刻拓片存放之中,作为我县的文化遗产,让众多的爱好者参观鉴赏;还可作为我县一张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成为对外宣传和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再比如,可以考虑拍摄专题电视片、出版大型画册、图片、制作纪念品等,通过多方面的宣传出版工作进行文物保护和历史考古知识的普及,以促进全县石刻及拓片的征集与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可以尝试将平顺古代石刻珍品推向市场,与我县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配合,成为平顺文化旅游的内容之一,以丰富平顺的旅游内涵,向全社会展示平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促进平顺古代石刻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更深入的开展。

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如何传承平顺历史文化,弘扬平顺历史文化,发展平顺历史文化,是我们直面相对的新课题。我们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省委“一个指引、两手硬”重大思路和要求,积极落实市委实现“两个目标”的总体部署,着力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自觉地担当起文化强县之重任,通过文化包装,让平顺更加秀美、更加绚丽;通过文化渲染,让平顺更加有脸有面、有名有望;通过文化宣传,让天下人对平顺格外垂青,刮目相看。我们坚信,坚定不移实施建设“一地两区”,打造“三宜”美丽平顺的治县方略,就能不断改写平顺贫困落后的历史,不断刷新新的记录,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不断镌刻出一座座永存于人民心目中的历史丰碑!

寻觅历史印痕 承续悠久文化

——《三晋石刻大全·平顺卷》(续)概述

人类自发明文字以来,为了纪念、记事等用途,就开始在不同材质上刻记文字,如甲骨、青铜器。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刻记的内容越来越广泛,自然就由价格昂贵的甲骨、青铜等材质转向取材方便、价格低廉的石材。大约秦代以后,刻石代替镂金,石刻文字蔚然成风。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资料。在这些资料中,石刻文字作为一种刻在石头上的文献,以其一经刻就即不可更改,不像史书经过传抄刊刻而多有脱伪。石刻文字不仅为研究史学、文学、文字学、书法、经学、宗教学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还可补史之阙、正史之谬,历来受到文人学者重视。同时,石刻文字更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众所周知,平顺建县历史虽短,但人类居住历史却非常久远。从阳高、中五井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可以证明,我们的先民始祖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就在这方热土上繁衍生息。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区位优势,孕育了平顺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产生和存续数量多、品位高、时代全的文物瑰宝提供了必备条件,而碑碣石刻正是这些文明和辉煌的真实见证,更是研究挖掘地方文化的“活化石”。

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中共平顺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专家的指导下,于2009年至2011年完成《三晋石刻大全·平顺卷》。该书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同时也收到了一些意见反馈,其中反映遗漏并提供线索的最为集中;加之又有一些新发现的碑刻,还有一部分原来无法拓印现在具备了拓印条件的碑刻,总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此,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人员,以近年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为依据,结合收集到的线索,编制了目录和路线图,利用星期天、节假日进行下乡拓印;同时,把庙宇和古民居中的楹联也进行了拓印,作为附录收入了本书。

《三晋石刻大全·平顺卷》(续)共收录碑、碣、幢、塔铭及题记共266通(方),楹联24幅。其中按时代分:唐代1通(方)、宋代6通(方)、金代6通(方)、元代2通(方)、明代36通(方)、清代167通(方)、中华民国43通(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通(方),时代不详4通(方)。按形制分:碑199通,碣53方,幢4通,题记4处,塔铭6方。

本次收录碑文中年代最早者为镌刻于唐乾符五年(878)的《玄密建石幢一所并序》。该经幢是被虹霓村小学盖水池时作为支顶水泥盖板的柱子长期使用,于2014年水池改造,经幢才被发掘出来。该经幢经过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字迹严重残缺,但所能分辨的内容对厘清虹霓村海会院历史沿革等问题有很大帮助。海会院早已塌毁,仅存明惠大师塔,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依据前卷收录的后唐长兴三年(932)《潞州紫峰山海会院明惠大师铭记》,明惠大师塔的主人——明惠大师与海会院的关系不能确定。依据《玄密建石幢一所并序》中“居潞藩叠岭之东,在旧邺鲁班之侧,院名渌水山,号紫峰”的记载,一可以断定海会院的前身叫渌水山院,也称紫峰院。二可以肯定明惠大师曾在海会院出家修行并收徒19人,只不过当时是叫渌水山院,到了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建塔时,已改称海会院。

收录北宋时期碑、幢共6通。勒石于北宋乾德五年(967)的《故大师塔记》碑,现存于龙门寺塔林。长期俯卧在地,2013年重新安放。碑文记载在乾德五年时弟子道贞等僧人曾为悟深大师修造了一座墓塔,但塔现已不存。依据碑文中“(大师)至同光三年乙酉岁,幸及於此山…檀那仰敬遐迹,依尊殿宇峥嵘,因之构就”的记载,可证实龙门寺自五代后唐同光三年以后的十几年内,进行了大规模重修。

收录金代时期塔铭、题记共4方,敕牒两道。两方塔铭均存于龙门寺塔林,记载了法静、广伦两位禅师的生平,铭文中所涉及其他内容对研究龙门寺历史沿革也有所裨益。两道敕牒是分别敕与王曲龙祥观和

阳高二仙观的，这两处宫观均已不存。

收录元代时期塔铭一方，《创修灵显观记》碑一通。塔铭是龙门寺惠宣禅师墓塔的塔铭，现存于龙门寺塔林，镌刻于大蒙古国孛儿只斤蒙哥执政后第二年，此时元朝还未正式建立，史称蒙古国时期。

灵显观现已完全不存，但因传说观中墙壁上有吕祖题诗而闻名，地方志书均有记载，被誉为平顺古八景之一——琳宫仙笔。《创修灵显观记》碑长期淹没于灵显观的旧址之中，2014年大渠村委会将碑运回村中保存，本次才得以拓印、收录。此碑记载了创建道士牛志信的生平，同时明确了灵显观创建于大蒙古国乃马真后三年，公元1244年；纠正了康熙版《平顺县志》中关于马之美撰文的谬误：县志中收录了此碑部分内容，错认为由进士马之美撰文，但此碑中明确记载是由高恕明撰文，马之美只是篆额和书丹者，补充和纠正了县志记载的不足和谬误。

收录明代碑碣36通（方），多为庙宇、道路重修之后为纪事而立。位于中五井乡排珩村的《重修大唐文武庙记》，镌刻于明正德六年。碑文记载，原有秦王庙一所，敬奉李世民，重修之后，增加了唐卫国公李靖殿，把李世民和李靖以文武并称，所以，碑文称为大唐文武庙。本地敬奉李世民，源于李世民在做秦王期间，上党地区遭受严重蝗灾，李世民“曾吞蝗而祝曰：宁食吾之腹肠，而勿伤吾民之稼。”所以本地是作为“虫王”而敬奉。李靖在上党地区是作为灵泽王而敬奉，其“功能”类似于龙王，可保一方风调雨顺。实质上，两者均是作为灵验的农业神而受百姓敬仰。

收录明代时期道路重修碑两通。一通现位于阳高乡榔树园村西小榔梯的《治道路碑记》，镌刻于明嘉靖九年，所以碑中称“潞州郡新开平顺县”。当时，此路应为浊漳河沿岸大多数村民去往县城的主要通道，崎岖难行，由龙泉庵僧人福罕牵头募化而重修修筑。另一通现位于杏城镇花园村西晋豫古道旁的《重修花园古道碑记》，镌刻于明嘉靖二十八年。花园古道应是当时晋豫交通的主路之一，因年久失修，路途更为险阻。有山西汾州道人郝彦胡，路过此地，见道路难行，遂牵头募化，于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开始，至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完成了长12里、宽五尺道路修筑，方便了商贾行人的往来。

在封建帝制时期，清代延续时间较长而且距今也为最近。因此，遗留下来的碑刻较前代自然最多，本次搜寻补录也为最多，共收录碑碣167通（方），占本册总数的62.7%。收录康乾时期建井碑三通，分别是位于阳高乡鹞子坡村镌刻于康熙四年的《建井记》、位于北社乡东青北村镌刻于乾隆四年的《重修龙王井碑记》、位于石城镇上马村镌刻于乾隆五年的《马塔村建井碑记》，三通碑碣均记载有因用水困难而新建或者重修水井的经过，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康乾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繁盛的景象。现存于北耽车乡西坡村镌刻于清乾隆三十五年的《西坡村实行爱民碑》，碑文很短，大意是说乾隆二十九年裁并平顺县后，五美里（新安里、王曲里、石灰里、耽车里、侯壁里）二十七个村又归并入黎城。归并后，黎城县并没有给他们增加新的税种和税赋总额，与原属于平顺县时期一样。所以，当地百姓捐款建立一通碑记载此事，并夸赞黎城县令李钟问“清廉正直、实行爱民”。

古代县令惩忿息争，劝善乡里是“治民”重要内容之一。现存于阳高乡车当村全神庙，镌刻于清乾隆四十六年的《县令劝善碑记》，内容记载阳高、车当两村因相互越界上山砍柴而起纷争，诉到县衙要求将两村以浊漳河为界，维护各自利益。县令先晓之以理：“当此太平盛世，岂容有此浇风。试思柴薪，乃天地自然之利，国法无分疆樵采之条。倘视柴草为重，邻戚为轻，偶因角口之微嫌，即逞强梁于一旦，小者，彼此奉殴；大者，聚众格斗，一人毙命，两败俱伤。迨至法网难逃，始叹追悔莫及。”最终判定：“堂谕尔等，业遵和好，自后务须互相劝勉，和睦成风。北山多柴，负担者，毋许伤及果树；南山有木，阳高人何妨往执斧柯，有利同享，勿生嫌隙。”

农耕文明时期，靠天吃饭，民间多敬奉龙王等神灵，以期风调雨顺，百姓生活改善。具备条件而兴修水利，起源很早，源远流长。但在平顺县域范围之内，最早建水渠、兴水田已渺不可考，但这次搜寻、拓印时，发现一通记载修水渠建水田的碑，属首次发现。此碑位于石城镇源头村观音堂内。碑文记载：“瞻彼

旱田,东作未必西成,耕也馁在其中矣。水田则人事可夺天工。”修筑的水渠宽二尺五寸,可浇灌耕地79.5亩,同时制定了一些浇地定规。

此次在石城镇豆峪村发现《万通公备荒志》石碣一方,镌刻于清光绪八年,由当地乡贤、例授奎文阁典籍六品衔刘亨荣撰文并立石。碣文详细记载了光绪元年至四年连续灾荒。光绪四年斗米卖价一千五百文,每斤米糠卖价三十五文,但有钱无处买,树叶尽被吃光,饿殍遍地。最后,警示后人:“生我后者,曷弗居安思危,履有思无,远洋烟之害,戒赌博之匪,勤以耕田,俭以持家,以备岁凶之患云。”

收录中华民国时期碑碣43通(方)。《李公道碑记》碑淹没于阳高乡柳树园村龙王庙的荒草之中,有爱好者提供信息才在荒草中发现。碑镌刻于民国二年。碑文中强调了交通不便,致使货物流通不畅,“著名出产,如党参、花椒等类,为实业界极有价值物,不啻为北五省冠,且为二十二行省最。”“犹是莫大之富,无上之利,甘心坐失。”民国二年,知事李生裕提倡重修西牛道(俗称大榔梯),因此,路通之后为纪念李生裕的功绩,改西牛道为李公道。

在虹梯关乡虹霓村原村委会办公室根基处发现一通民国三年的碑。碑已被裁切做了根基石,字迹不全,为收集资料,本次也将此碑收录。碑正中题写“果毅廉明县长李君生裕甫孟绰先(生)”,上首题写赞美李生裕的文词。李生裕,字孟绰,山西晋城县人,清代生员出身,民国元年八月任平顺县知事,在任一年半。在任期间,亲自带队缉捕盗贼、赈灾修路,善政较多。建立此碑时,知事李生裕已离任。依据该碑所记内容和形制判断,应属于为知事李生裕建立“生祠”而题写的“牌位”,或者属于怀念其功绩而设的“去思碑”之类。此碑虽残,但宣示了“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的不虚。

《阳高村创建国民学校碑记》碑,已被村民作为鸡舍的围挡,是在根据线索寻找其他碑刻时无意中发现的。幸好还是字面朝外,征得主家同意后进行了拓印。碑镌刻于民国十三年,记述了阳高村国民小学先在圣母庙内办学,面积狭小诸多不便,后又移至龙王庙内,又受春祈秋报祭祀活动的影响,因此,新建校址后立碑以资纪念。其实,民国时期,甚至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多数村级学校是占用庙宇等公共建筑作校舍,并没有阳高村这么幸运。

本册收集楹联25幅,除两幅为木质材质外,其余均为镌刻在石质柱子上的。在这25幅楹联中,有10幅是拓印于龙王庙主殿或献殿的石柱之上。庙宇刻一幅楹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要多付出很多。首先,柱径相近、高度相同的木柱与石柱,从选材、加工、运输等几方面,石柱比木柱难度会大很多;再加上题写、镌刻等等,财力、物力的付出恐怕多付出的不止几倍。但古人为何还要做,而且是龙王庙大多有楹联哪?碑文中有一句话,可作注解:“且神祠之建,非祀其功,即报其德,由来久矣。故今此下民要必求庙貌壮观,殿宇辉煌,以示诚敬。”这似乎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敬各路神灵都很真诚,只是龙王更当紧些。

倘若把平顺的历史文化比作一条连绵不绝的金色丝线的话,那么,一通通碑刻就是镶嵌在这条金色丝线节点上的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连接着、闪烁着、丰富着平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得平顺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不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是散发出其恒久魅力,在历经千年风雨之后,依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和独特的叙事镜像而巍然屹立在上党大地之巅峰。

平顺碑刻,源远流长,光耀古今!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平顺县卷》(续)编委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

創修戲台碑記

嘗思神以廟為威人以神為佑夫廟之建
戲台者所以崇祀事而悅神明者也廟貌
巍峩而戲台未創則報答致祭恒歎焉而不自安將所謂邀神眷而可瞻者安在哉
古有文王神祠巡迎求子祈孫禱福保安者無不譽應但歷年久遠殿宇傾圯神像失所輒下牕
今昔之慨焉于道光庚戌歲己卯善士捐谷諸生僅整神殿而告成萬全之中不無缺
漏之端於是招集衆善共與創修之念附近募化不憚頂禮之勞鳩工庀材率作如
事以補前志未逮遂創建戲台三楹廟旁三間不數月而工程告竣極然一新庶幾奉
樂獻戲稍免雨暘之苦登山展拜常有棲息之區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亦蒙
神聖之默佑也倘若後數有人培基增葺美命美慎豈不幸甚是為序

目 录

凡 例	一
序	二
寻觅历史印痕 承续悠久文化(概述)	四

●唐·宋

玄密建石幢一所并序(唐乾符五年)	三
大云院经幢(宋乾德四年)	五
故大师塔记(宋乾德五年)	八
大云院经幢(宋咸平二年)	一〇
大宋国潞州黎城县礼贤乡双峰山大云院记(宋咸平二年)	一四
苏门孙渤题诗四首(宋崇宁二年)	一六
大宋隆德府潞城县海会院妙空大师石幢记(宋政和六年)	一七

●金·元

潞州黎城县天台山惠日禅院伦公山主寿塔铭(金天德二年)	二〇
尚书礼部牒文碑(金大定三年)	二一
清水山龙祥观铭(金大定三年)	二二
大金潞州黎城县天台山惠日禅院沙门静公山主塔铭(金大定九年)	二四
县令李晏题刻(金大定九年)	二五
投宿淳化寺诗二首(金大定九年)	二六
故宣公首座塔铭(蒙古国宪宗二年)	二八
创修灵显观记(元至元二十二年)	二九

●明

重修大禹庙碑记(明正统元年)	三二
云外道人碑记(明弘治二年)	三三
明悦禅师塔铭(明弘治八年)	三六
重修供桌记(明弘治十七年)	三七
重修金灯寺碑记(明弘治十七年)	三八
重修大唐文武庙记(明正德六年)	三九
重建三门记(明正德八年)	四〇
潞州黎城县石城里龙门寺建立舍利宝塔铭记(明正德九年)	四一
创建观音堂碑记(明正德十二年)	四三
创修观音堂碑记(明正德十六年)	四四
治道路碑记(明嘉靖九年)	四五
重修碑记(明嘉靖十九年)	四七
重修观世音庙记(明嘉靖二十四年)	四八
建西方四十八愿殿像记(明嘉靖二十七年)	四九
重修花园古道碑记(明嘉靖二十八年)	五〇

重修观音堂碑记(明嘉靖三十四年)	五二
玄帝堂塑像碑记(明嘉靖三十四年)	五四
重修庙记(明嘉靖四十五年)	五五
剏建石殿记(明隆庆元年)	五七
重修观音地藏堂碑记(明隆庆六年)	五八
重建大云禅院后殿碑记(明万历元年)	六〇
屡次重修碑记(明万历四年)	六一
重修秦王庙碑记(明万历十一年)	六二
重修大云院佛殿碣记(明万历十三年)	六三
重修燃灯古佛碑记(明万历十三年)	六四
为创建戏楼序(明万历十八年)	六六
重修碑记(明万历十八年)	六七
重修观音堂碑记(明万历十九年)	六九
创建碑记(明万历二十六年)	七〇
建立观音堂碑记(明万历三十四年)	七一
重修庙记(明万历三十七年)	七三
重修金灯寺石岸南殿碑记(明万历四十二年)	七五
新建观音堂碣记(明万历四十四年)	七七
重修二仙真人大庙碑记(明天启六年)	七九
重修三教殿碑记(明崇祯九年)	八一
赞修桥功德景文(明代)	八二
圆升禅师塔铭(明代)	八三

●清

新建燃灯古佛碑记(清顺治十一年)	八六
二仙庙创建两廊并戏楼碑记(清康熙元年)	八八
建井记(清康熙四年)	九〇
重修小榔梯碑记(清康熙十二年)	九一
重建禹王顶宝瓶小志(清康熙十六年)	九二
创建南殿碑序(清康熙十六年)	九四
重修三圣庙供棹记(清康熙二十五年)	九六
重修补创碑阴序(清康熙二十六年)	九八
平顺邑侯杜公祭山神讨猛兽入城感应序(清康熙三十年)	一〇〇
重修龙王庙碑记(清康熙三十五年)	一〇二
重修痘疹庙碑记(清康熙三十五年)	一〇三
补修神庙记(清康熙四十六年)	一〇四
重修洪福寺碑记(清康熙五十一年)	一〇六
重修东西二殿石梯碣记(清康熙五十四年)	一〇七
重修三圣母庙碑记(清康熙五十九年)	一〇八
重修玉皇元君圣母庙碑记(清康熙六十年)	一〇九
创修关帝庙观音堂碑记(清雍正元年)	一一〇
重修观音殿碑记(清雍正三年)	一一二
重修韦驮殿碑记(清雍正三年)	一一三

重修花园村白衣堂碑记(清雍正五年)	一四
重修土地神祠碑序(清雍正六年)	一五
重修观音堂碣记(清雍正六年)	一六
重修大禹庙东西两廊记(清雍正八年)	一七
重修淳化寺碑记(清雍正九年)	一八
创修戏楼并夹殿序(清雍正十三年)	一二〇
创建关圣庙记序(清乾隆二年)	一二一
重修龙王井碑记(清乾隆四年)	一二三
马塔村建井碑记(清乾隆五年)	一二四
创建关圣阁碑文序(清乾隆五年)	一二五
重修灵贶王庙碑记(清乾隆十九年)	一二七
重修观音堂碑记(清乾隆二十二年)	一二八
建立白衣大士碑记(清乾隆二十二年)	一二九
重修碑记序(清乾隆二十九年)	一三〇
西坡村实心爱民碑(清乾隆三十五年)	一三三
重修关帝龙王二殿碑记(清乾隆三十六年)	一三四
碑铭(清乾隆三十八年)	一三六
重修五龙殿西廊房志(清乾隆三十八年)	一三七
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四十二年)	一三九
重修观音堂碑记(清乾隆四十二年)	一四〇
重修大殿志(清乾隆四十二年)	一四二
补添志传(清乾隆四十六年)	一四三
县令劝善碑记(清乾隆四十六年)	一四五
建修双秀桥碑记(清乾隆五十四年)	一四六
创建关圣帝君阁碑记(清乾隆五十五年)	一四八
重修五龙庙碑记(清乾隆五十五年)	一五〇
重修关帝庙碑记(清乾隆五十七年)	一五二
重修龙王庙及群庙碑记(清嘉庆元年)	一五三
重修灵惠真君大殿暨创修关帝庙碑记(清嘉庆元年)	一五五
施地碑记(清嘉庆元年)	一五七
重修观音殿碑记(清嘉庆元年)	一五八
重修二仙庙碑记(清嘉庆二年)	一五九
重修痘疹庙记(清嘉庆四年)	一六一
创修文昌阁碑记(清嘉庆四年)	一六二
修路碑记(清嘉庆四年)	一六四
重修龙王庙古佛殿观音堂碑记(清嘉庆四年)	一六六
重修南殿碑记(清嘉庆四年)	一六八
重修石窑碑记(清嘉庆五年)	一七〇
移建戏楼补修庙宇序(清嘉庆六年)	一七一
重修龙王庙碣记(清嘉庆七年)	一七二
重修大禹庙碑记(清嘉庆八年)	一七三
重修石桥碑记(清嘉庆九年)	一七五

重修龙王庙碑记(清嘉庆九年)	一七六
圣王三宗庙重修碑记 (清嘉庆九年)	一七八
重修关帝庙碣记(清嘉庆十三年)	一七九
重修观音堂碣记(清嘉庆十五年)	一八〇
重修观音堂记(清嘉庆十五年)	一八二
重修庙宇凿池修桥补路碑记(清嘉庆十八年)	一八四
重修水陆殿及库楼斋廡记(清嘉庆十八年)	一八六
花园村增修盘路碑记(清嘉庆二十年)	一八八
完庙建桥一切碑记(清嘉庆二十一年)	一八九
重修庄西路序(清嘉庆二十三年)	一九〇
重修广德灵泽王殿碑记(清嘉庆二十三年)	一九一
重修淳化寺佛殿碣记(清嘉庆二十四年)	一九二
重修三宗庙碑记(清嘉庆二十四年)	一九四
创建山神庙碑记(清嘉庆二十五年)	一九六
重修窦王庙序(清嘉庆二十五年)	一九八
重修戏楼廊厦序(清嘉庆二十五年)	二〇一
重修观音堂序(清道光元年)	二〇二
重修金灯寺碑记(清道光二年)	二〇三
三宗龙王庙碑记(清道光三年)	二〇四
建修戏台碑记(清道光四年)	二〇六
重修大禹庙碑叙(清道光四年)	二〇八
重修白衣堂碑记(清道光五年)	二一〇
重修庙序(清道光六年)	二一二
创立北厦南耳房略序(清道光七年)	二一三
重修观音堂序(清道光八年)	二一四
创修上下街两座五道将军庙花费(清道光十年)	二一五
修路碑记(清道光十年)	二一六
重修文王庙碑记(清道光十二年)	二一八
重修关帝庙碑记(清道光十三年)	二一九
改作戏楼并创修东西夹楼接造东西廊房碑志(清道光十三年)	二二一
补瓦戏楼重修正殿并两角殿碑记(清道光十四年)	二二三
重瓦灵泽王殿序(清道光十五年)	二二五
重修灵观王殿碑志(清道光十六年)	二二六
重修浍龙桥碑记(清道光十七年)	二二七
重修戏楼暨两庑落成碑记(清道光十九年)	二二九
重修碑记(清道光二十年)	二三一
重修碑记(清道光二十年)	二三三
严禁柴木不许砍伐碑记(清道光二十三年)	二三五
重修观音堂碑记(清道光二十五年)	二三六
重修金灯寺碑铭(清道光二十五年)	二三七
重修三嶺庙碑记(清道光二十五年)	二三八
重修龙王庙碑记(清道光二十八年)	二四〇

重修玉皇庙碑记(清道光三十年)	二四一
禁赌碑记(清道光三十年)	二四三
重修关帝庙佛殿碑记(清道光年间)	二四四
重修关圣龙王土地庙碑记(清咸丰元年)	二四六
重修岭东岭西路碑志(清咸丰元年)	二四七
创修戏台碑序(清咸丰二年)	二四八
重修燃灯佛殿碑记(清咸丰三年)	二四九
西北坡关帝庙碑(清咸丰六年)	二五一
创修龙王庙碑记(清咸丰六年)	二五二
禁赌碑记(清咸丰十年)	二五四
重修关帝庙碑记(清咸丰十一年)	二五五
重修娲媓庙碑记(清咸丰十一年)	二五六
潞邑拾柒社合社禁约碑记(清咸丰十一年)	二五七
重修观音堂碑记(清同治二年)	二五八
补修庙记(清同治三年)	二六〇
重修关帝庙碣记(清同治三年)	二六一
重修痘疹庙碑序(清同治四年)	二六三
重修观音堂碑记(清同治四年)	二六四
北耽车村重修庵碑记(清同治五年)	二六五
重修碑记(清同治六年)	二六七
重修碑记(清同治八年)	二六八
禁止柴林砍伐碑记(清同治八年)	二六九
重修关帝庙碑记(清同治九年)	二七一
重修大殿金粧圣像建立戏楼碑记(清同治十一年)	二七二
修河坡灯地记(清同治十一年)	二七四
重修关帝灵官庙碑序(清同治十二年)	二七六
修凿炳路碑序(清同治十二年)	二七八
源头村新修水渠碑(清光绪二年)	二七九
重修佛头寺碑记(清光绪二年)	二八一
重修路碑短引(清光绪五年)	二八二
补修协兰祖师堂(清光绪七年)	二八四
重修关帝庙碑记(清光绪七年)	二八五
双庙岭重修碑记(清光绪七年)	二八七
庙后社规牌记(清光绪八年)	二八八
重修关帝庙碑记(清光绪八年)	二八九
万通公备荒志(清光绪八年)	二九〇
重修戏楼珉记(清光绪十一年)	二九一
创修娲媓圣母庙碑记(清光绪十三年)	二九三
重修石桥碑序(清光绪十四年)	二九四
重修龙王庙碑序(清光绪十四年)	二九六
庙后龙王社重修庙宇碑记(清光绪十六年)	二九八
重修观音堂碑序(清光绪十六年)	二九九

补修三峻庙记(清光绪十八年)	三〇〇
创修庙后高台并立西圈碑记(清光绪十九年)	三〇一
增修娲媓圣母庙碑序(清光绪二十年)	三〇三
重修大成庙碑序(清光绪二十年)	三〇四
岳族迁修遗志 改修祖坟碑记(清光绪二十二年)	三〇六
重修灵惠真君庙暨关帝庙碑记(清光绪二十二年)	三〇八
重修药王庙碑序(清光绪二十四年)	三一〇
重修玉帝庙碑序(清光绪二十五年)	三一二
重修文王广生祠并西廊房碑记(清光绪二十六年)	三一四
创修龙王庙大门碑记(清光绪二十八年)	三一六
重修观音堂碑记(清光绪二十九年)	三一七
重修三圣祠碑记(清光绪三十二年)	三一九
金花龙王碑(清光绪三十二年)	三二一
重修五龙庙正殿碑序(清光绪三十三年)	三二二
重修三宗龙神马明王五圣祠序(清光绪三十三年)	三二三
村规民约碑记(清光绪三十三年)	三二四
重修黑龙辿碑记(清光绪三十四年)	三二五
重修花园路及花园庙巔末(清宣统三年)	三二七
重修关帝庙碑记(清宣统三年)	三二九
重修文昌阁增修药王财神以及两角阁补修村中社楼碑记(清宣统三年)	三三二
改作痘疹庙碑志(清宣统三年)	三三四

●中华民国

重修虹霓村北栈山神庙碑记(中华民国元年)	三三八
重修淳化寺碑记(中华民国元年)	三四〇
重修南海大士山神碑志(中华民国元年)	三四二
李公道碑记(中华民国2年)	三四四
果毅廉明县长李君生裕(中华民国3年)	三四六
重修后大梯道碑(中华民国3年)	三四八
重修骡则段碑(中华民国3年)	三四九
创立初等小学校碑记(中华民国5年)	三五〇
重修真武观音庙券厅围墙碣记(中华民国6年)	三五二
近年积谷治产碑志(中华民国6年)	三五三
民国二年水灾碑记(中华民国6年)	三五五
重修山神庙碑记(中华民国6年)	三五六
重修关帝庙东西库房东西廊房戏房碑记(中华民国7年)	三五七
东青北村创修石池碣记(中华民国11年).....	三五九
重修金灯寺碑记(中华民国11年).....	三六一
创修学校碑记(中华民国11年).....	三六三
创建金花龙王庙碑记(中华民国12年).....	三六四
阳高村创建国民学校碑记(中华民国13年).....	三六七
重修禹王神堂碑记(中华民国13年).....	三六九
施地基碑记(中华民国14年).....	三七一